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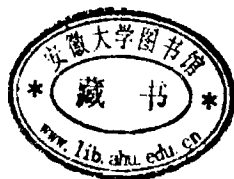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16冊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上）

楊果霖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上)／楊果霖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民94〕

目 6 + 259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 16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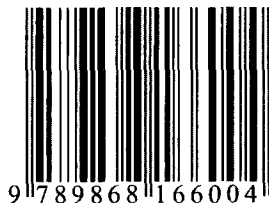
ISBN：986-81660-0-4（精裝）

1. 經義考－研究與考訂

090.21

94018884

ISBN 986-81660-0-4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六冊

ISBN：986-81660-0-4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上）

作 者 楊果霖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 年 12 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上）

楊果霖 著

作者簡介

楊果霖 台灣省新竹縣人。民國五十七年生。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獲得民國九十年國科會甲等論文獎助，並且連續獲得民國九十年至九十四年的計畫獎助。專攻圖書文獻學。現任醒吾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專任副教授。講授大學寫作、古典小說、現代文學、科技名人傳記等課程。撰著有「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碩士論文）、「朱彝尊《經義考》研究」（博士論文）等書，及其他學術性論文近二十篇。

提 要

《經義考》是經學書目的權威之作，是書極具研究價值，惜限於「卷帙浩繁，通讀費時，流傳未廣，得書非易」之故，因而缺乏專著論之，殊為可惜。筆者有鑒於此，擬以此書為研究題材，以補前人研究的不足，總計研究成果如下：

（一）綜論竹垞治學觀念、方法及貢獻，若能先行瞭解相關議題，方能掌握其學術成就。整體而論，竹垞重視廣徵博引，信而有證，凡是整理文獻之時，皆能強調博證功效，是以此其撰著諸作，多能涉及各類文獻，而以博識聞名於世，其他如反對抄襲、稽古崇漢、實事求是、簡明精要等觀念，究其觀點，不外乎是稽古、求新、求善、求廣等要點。此外，竹垞能善用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諸法，也能廣徵文獻，佐以實地遊歷，並能應用考古實物，以論證典章制度，對於經學、目錄學等，均有極佳的參考功效。

（二）考及竹垞的編纂方式，本文分別從編纂動機、編纂程序、標示題稱、引文方式等四項，逐步闡釋其過程，藉以彌補前人研究的不足。

（三）考辨《經義考》的引書種類及內容，由於竹垞編纂之時，取材廣博，內容豐富，極富研究價值。首先，在引書種類方面：竹垞雖以前代書目為主體，但所涉內容廣及序跋、筆記、方志、史傳、人物志等諸多文獻，歷來的學者，僅對「錢謙益曰」、「黃虞稷曰」的引用，提出研究的成果，未能注意其他的引書來源，筆者逐一還原相關文獻，釐析竹垞曾經運用的典籍，合計四十一類，一二五九種之多，對於瞭解其引書來源，能有清楚認識。其次，透過引書內容的說明，遍及各類主題，可使我們瞭解其內涵，進而窺知其價值所在。

（四）析論《經義考》的體例，本文擬就書名、作者、卷數、案語諸項，逐一釐析條例，並說明相關創例，透過這些探討，將有助於掌握其特點，進而凸顯是書價值所在。

（五）考辨《經義考》的分類方式、類目及特色，竹垞在分類方面，已能突破舊有方式，以形成嚴密體系，且其分類觀點，能正視典籍與類目的妥當性，是以類目安排，除能承繼前代書目特點之外，也間有創新之處。

（六）探討竹垞致誤之由，進而釐析其誤，本文將竹垞所生訛誤，析併為七大項，四十小項，期使讀者能確實掌握其誤，以免有錯用資料之失。

（七）探索《經義考》的影響，由於該書所涉內容極多，且橫跨經學、目錄學二大學科，由於該書蘊藏豐富價值，且能深受好評，舉凡在經學、目錄學的研習，莫不取法此書內容、體例，透過本文的分析，能使讀者瞭解其學術影響力，進而確立價值所在。

綜合上述的議題，《經義考》深具研究價值，若將其定位在工具之書，實埋沒其價值所在。本文係第一本專著，全面論述《經義考》的內容、體例、影響等等，對於建構完整的研究體系，實能有所貢獻。



目

錄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和範圍	2
一、研究的動機	3
二、研究的範圍	5
第二節 前賢研究成果回顧	8
一、涵攝全書的總評	9
二、成書體例的分析	10
三、引書內容的探討	10
四、著錄資料的補正	12
五、目錄工具的編纂	15
六、全書文句的點校	16
第三節 本題研究的價值	17
一、經學方面	18
二、目錄學方面	20
第二章 朱彝尊生平及其交游	23
第一節 朱彝尊的生平	23
一、早期（1629～1663）：奮發向學，交友創作	24
二、中期（1664～1678）：落拓江湖，遊歷四方	27
三、晚期（1679～1709）：出仕爲官，積極纂修	29
第二節 朱彝尊的交游	32
第三章 朱彝尊整理文獻的成就	55
第一節 治學的觀念	56
一、援據精博，信而有證	56
二、反對抄襲，注重創發	59
三、稽古崇漢，重視傳授	62

四、實事求是，不執成見	67
五、簡明精要，去除繁瑣	70
第二節 治學的方法	72
一、考訂版刻，審其優劣	73
二、徵引目錄，考其流變	74
三、蒐集佚文，以利考訂	77
四、博通文字，析音釋義	79
五、精於校勘，善析異同	83
六、辨明真偽，直探本質	86
七、實地遊歷，證以文物	95
第三節 文獻整理的貢獻	99
一、經籍整理的貢獻	100
二、史籍的纂修與校訂	110
第四章 《經義考》的成書背景	125
第一節 目錄發展的演變	126
一、書目數量的增加	126
二、分類類目的多變	127
三、書目體例的完備	127
四、著錄範圍的擴大	129
第二節 社會風潮的激盪	130
一、藏書之風	130
二、實證之風	135
三、習經之風	139
四、纂輯之風	143
第三節 政治因素的鼓勵	144
一、徵求經學典籍	145
二、刊印儒學經典	147
三、開辦科舉選士	149
四、帝王自撰經籍	152
第五章 《經義考》的編纂	155
第一節 編纂的動機	156
一、擴大經學收錄範疇 以廣研究視野	156
二、保存經籍微言大義 以考經籍內容	158
第二節 編纂的程序	159
一、擬定體例	160
二、抄輯資料	161
三、考訂朝代	162
四、刪併整合	162
五、按類比附	164

六、判別存佚	165
七、案語考證	166
第三節 題稱的標示	167
一、書名、篇名並稱	167
二、書 名	167
三、篇 名	168
四、人名、書名並稱	168
五、人名、篇名並舉	169
六、人 名	169
七、人名加上敬稱	169
八、缺錄題稱	170
第四節 引文的方式	173
一、直 錄	174
二、約 引	174
三、訛 增	176
四、抽 換	178
五、倒 置	180
六、併 合	182
七、析 離	185
第六章 《經義考》的引書	191
第一節 引書的種類	192
一、經部典籍	193
二、史部典籍	197
三、子部典籍	203
四、集部典籍	205
第二節 引書的內容	208
一、著錄書名篇名	208
二、論及成書始末	210
三、說明書籍主旨	213
四、辨別古書真偽	214
五、判定書籍價值	216
六、介紹著者生平	218
七、兼記作者著作	219
八、評介師承交游	220
九、敘述讎校原委	222
十、泛釋學術源流	229
十一、詮釋學風轉移	230
十二、言明藏書情況	230
十三、申論書籍義例	231

下 冊

第七章 《經義考》的體例	261
第一節 作者著錄體例	263
第二節 書名著錄體例	268
一、單獨著錄書名，爲共通的體例	268
二、一人撰著數書，則作分行排列	268
三、書名標示僞字，以示書籍僞作	269
四、標示書名異稱，以供判斷準據	269
第三節 卷數著錄體例	269
一、標舉出典，考其篇卷	271
二、計數單位，承繼前目	271
三、定著篇卷，釐訂異同	274
第四節 存佚著錄體例	275
一、存 例	278
二、佚 例	280
三、闕 例	281
四、未見例	282
五、其 他	283
第五節 案語體例	283
一、考辨僞書風貌	285
二、補證解題內容	286
三、說明作者事跡	287
四、輯錄原書佚文	292
五、標註文獻出處	294
六、整理存闕情事	298
七、闡述學說體系	300
八、校勘異文諸說	302
九、論述書名篇題	304
十、言明卷帙分合	306
十一、指出經籍要旨	306
十二、載明版刻情況	307
十三、評論書籍特色	308
十四、言明選錄標準	309
十五、闡述學風轉移	310
十六、匡正前賢訛誤	311
十七、論定文字音讀	312

第八章 《經義考》的分類	315
第一節 分類的義例	316
一、分類方式，依據學術性質歸併	316
二、類目排列，尊崇古文經學次第	317
三、典籍偏少，附入性質相近之類	319
四、先列本經，其後附以單篇之作	319
第二節 類目的闡釋	320
第三節 《經義考》的分類特色	357
一、嚴密的分類體系	358
二、創新的分類觀點	364
第九章 《經義考》的缺失研究	371
第一節 《經義考》繆誤成因析論	372
一、援據廣博，不無舛錯	372
二、經籍藏地，未能遍知	373
三、體例多方，難於劃一	374
四、輯錄勘校，難求全備	375
五、目錄工具，未能週全	376
六、文獻徵引，未據善本	376
七、輾轉傳聞，相沿而誤	377
第二節 《經義考》繆誤例證舉隅	378
一、書名的繆誤	378
二、作者的繆誤	384
三、卷數的繆誤	391
四、分類的繆誤	396
五、解題的繆誤	405
六、存佚的繆誤	419
七、其 他	422
第十章 《經義考》的影響	429
第一節 《經義考》對經學的影響	429
一、奠定後世學者治經的依據	430
二、開創清代經籍輯佚的風氣	440
第二節 《經義考》對目錄學的影響	447
一、《經義考》對專科目錄的影響	447
二、《經義考》對辨偽書目的影響	450
三、《經義考》對方志目錄的影響	453
四、《經義考》對導讀書目的影響	454
五、《經義考》對史志補志的影響	460

第十一章 結 論	485
第一節 成果的總結	485
一、突破舊有的成果	486
二、開發全新的課題	488
三、健全研究的體系	491
第二節 未來研究的展望	494
一、引書文獻的探討	495
二、經籍版本的補訂	495
三、經籍佚書的考證	496
四、經學書目的再製	498
參考書目	501
附表一：《經義考》的引書種類簡表	233
附表二：清代重要經籍輯佚成果表	467

第一章 緒 論

明清時期的學術發展，朝向專業化的進展，於是學科日益分化，使得文獻學的發展，也邁入嶄新的里程。吳仲強在《中國圖書館學史》指出：

明清時期，文獻學出現異常興旺發達的現象。文獻學各個領域均進入深入系統全面地研究，成果斐然，達到鼎盛。這一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明清經濟發展，圖書比以前增多，需要對前代的文獻工作進行總結提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統治者大興文字獄，鉗制學術思想，使文人學士大多轉向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文字、音韻、訓詁、辨偽、輯佚等文獻學領域進行研究〔註1〕。

文獻整理的興旺，使得當時文士對於目錄、版本、校勘的認識和編纂，自然會凌駕於前代，文獻學的發展，已形成完善的體系。中國歷經數千年的文化演進，各種圖書的撰著、編目、整理，業已呈現穩定的狀態，為求因應這種著作繁盛、藏書事業發達的時代，清代文獻學的發展，也產生劇烈的變化。

李朝先、段克強在《中國圖書館史》中，曾經針對清代圖書文化的發展，提出以下精闢的見解：

中國古代文化，經過明以前兩千多年的發展，成就之大，水平之高，為世界所罕有。清代接於其後，具有繼續發展的極好的基礎。這個根基主要表現在歷史所創造的豐富的文化典籍、眾多的文人、發達的文化科學，以及人們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對文化的需求。這幾個方面又以圖書的創作和圖書館的發達為最集中的表現。因為文人多，文化昌盛，人們對科學文化的緊迫需要，必然形成著作的繁榮和圖書的廣泛收藏〔註2〕。

清代學術承繼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化傳統，使得許多的學術發展，有待重新整理、

〔註1〕吳仲強等著《中國圖書館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12月），頁230～231。

〔註2〕李朝先、段克強：《中國圖書館史》（貴州：貴州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頁217。

研究，藉以總結前人的成果，於是文獻整理的工作，顯得十分的重要。處於這種需求之下，學術界發展出一連串的整理規範，來檢視舊有的典籍，於是辨偽、校勘、輯佚、目錄、版本、編纂諸法，也就應運而生，將中國學術的發展，推向頂峰。此時的學者，大都能精通整理文獻的方法，對於學術引證的規範，也逐漸形成特有的體系。清代學術的發展，得以承繼「漢學」、「宋學」等舊有的文化基礎，復吸收新的國際資訊，逐漸形成特有的風格，別設有「清學」的稱號。處於這種文化環境之下，文獻學的發展，顯得益發的活躍，是以帶動目錄、版本、校讎學的發展，遂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和範圍

中國目錄學的發展，會隨著時代的變化，來調整其編目的觀念。因此，透過類目的改變及數量的增減，可以查知各期學術的演變情況，是以能呈現出強烈的時代風貌。李瑞良在《中國目錄學史》指出：

中國目錄學富有時代特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歷史面貌和個性色彩。在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含蓋之下，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社會思潮和文化風尚不斷滲透目錄學的肌體，在它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不斷注入新的血液〔註3〕。

隨著時代的發展，歷朝書目的纂輯，也能不斷嘗試新的變革，使我們可以觀察學術發展的脈絡，尤其是專科書目的編纂成果，更能反映學術發展的特色。隨著類目的變化，乃至於數量的增減，書目的編纂，可以成為考察學術演變的利器。因此，目錄的編纂，將不再只是書名、作者的排比而已，也能反映更多的學術課題。明、清之時，書目的編纂，已成為文獻學者共同努力的目標，於是逐漸形成「專科書目」的體系。有關「專科書目」的產生原因，劉兆祐在《中國目錄學》中，有著如下的說明：

「專科目錄」之產生，有其原因：一是為滿足專門學者之需要。蓋學術分科愈細，學者為專精於某一學科之研究，勢必儘量蒐集該一學科之相關著作，於是專科目錄應運而生。二是為反映當時之學術特色。蓋每個時代均有當時之學術風尚及特色，其相關著作必定最多，一般綜合

〔註3〕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2年7月），頁328。

書目難以完全容納，於是專科目錄應運而行〔註4〕。

考察專科書目發展的歷程，乃是奠基於綜合書目之上，但由於著錄典籍較為集中，是以分類的概念，也就日益細緻，可以反映出當時學術的特色。中國圖書目錄的演進，乃是從綜合目錄開始，再發展到專科書目、特種目錄，這種編輯觀念的演變，正是符合學術發展的態勢。圖書數量愈多，分類將日漸細密，才能使得圖書整理的工作，能夠更加的貼切，於是分科的情勢，也就日益迫切，更能發展出專科書目，藉以收繫專門的典籍。隨著學科的分化，以及圖書的增多，專科書目的進展，也就更加快速，終於在清代初期，綻放出豐盛的果實，《經義考》的出現，正是象徵專科書目的發展，已趨於定型的階段，自從其成書開始，專科書目的編纂，乃能依據此書的體例，來從事書目的纂輯工作，使得專科書目的編纂工作，開始廣受學界的重視，也能形成重要的書目體系。

一、研究的動機

《經義考》是專科書目的重要著作，歷來學者對其評價甚高，然檢視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不僅篇幅偏少，無法體現其書的價值，且議論的主題，頗多承襲之處，面對如此盛名的經學書目，我們對於其書的認識和瞭解，顯得有不足之處。因此，應該具有專著來探討其內容、體例、價值等問題，使讀者能明白其價值的所在。整體而論，《經義考》雖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但礙於「卷帙浩繁，通讀費時，流傳未廣，得書非易」之故〔註5〕，致使難以吸引學者們的研究興趣，使得該書評價雖佳，卻缺乏學者的研究成果，實為可惜之事。

目錄之學，是讀書治學的門徑。筆者資質駑鈍，但生性喜好簿錄之學，每沈浸其中，對其編纂、體例、價值、影響等等，皆能興起探討之心。民國八十三年之際，承王師三慶的諄諄教誨，始從事文獻整理的工作，後來以《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一文〔註6〕，獲得碩士學位，初步奠定文獻整理的概念。其後，進入博士班就讀之後，未曾忘懷於文獻整理的熱情，《經義考》既是專科書目的權威之作，其書必有值得探述的價值，是以吸引筆者的注意，乃以此書為研究的題材，積極投入經籍整理的工作。當筆者持續投入研究工作之時，乃益發感受其書的精當，

〔註4〕劉兆祐：《中國目錄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87年7月），頁321～322。

〔註5〕陳祖武：〈朱彝尊與《經義考》〉（《文史》第四十輯，1994年9月），頁222。

〔註6〕楊果霖：《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3年6月）。

有值得表述之處，是以更堅定研究的志向。總計研究的動機如下：

(一) 朱彝尊為著名的文獻學者，王士禎《曝書亭集·序》指出：「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竹垞）」〔註7〕，除此之外，其個人在詩學、詞學、古文、史學、經學、金石學等方面，均有傑出的表現，惜前人對於竹垞的相關研究，多僅偏向其詩學、詞學的表現，未能計及其文獻整理的成就，也無法針對其經學、史學、金石學的貢獻，提出研究的成果。竹垞既能以文獻的整理，著稱於世，則其治學的觀點、方法、成就等等，必有值得探述之處。然而，學者未能闢有專文加以評論，致使其中的價值，無法深為學界知悉。例如：孫欽善在撰《中國古文獻學史》之時，對於清代以後的文獻學者，多闢有專節加以分析，所論及的學者，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閻若璩、胡渭、姚際恆、惠棟、王鳴盛、江永、錢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盧仁昭、顧廣圻、章學誠、崔述、龔自珍、魏源、康有為、俞樾、孫詒讓、章炳麟、王國維等人〔註8〕，殊不知竹垞的文獻成就，亦能等量齊觀，具有其個人的風格與特色，實應闢有專文加以評介。當筆者確立其具有考證成就之時，乃欲以竹垞的考證著作，為進一步研究的題材，《經義考》的研究，可以補充前賢論述的不足。此外，竹垞的交友之中，不乏當代著名的學者，這群朋友所形成的學術集團，正是清初學術環境的菁英，究竟這個學術集團中的成員，是如何從事彼此的交往，又推行過何種的學術活動？也引起筆者的研究興趣，乃從事其交游的考察，擬藉以釐清其學術發展的脈絡。竹垞對於清初的文獻整理工作，實具有領袖的地位，其整理文獻的貢獻，也值得我們多加探索，面對如此具有影響力的學者，也吸引筆者的研究興趣，是以幾經考量之下，乃以《經義考》為研究的題材，進行研究的工作。

(二) 《經義考》成書迄今，能夠享譽文壇，其中必有其研究的價值。由於該書引證精博，所涉的內容極多，是以可供研究的題材頗多，值得我們的重視。例如：該書的編纂動機、編纂的程序、題稱的標示、引文的方式等等，究竟有何特殊之處？若能逐一探討，對於日後編纂類似的書目，將能有所貢獻。此外，其引書擴及四部典籍，種類繁多，其中也有研究的價值，至於引書的內容為何？也有必要重新釐測，始能加深讀者的認識。又其書的編排體例如何？分類觀點及類目的安插，有何特殊之處？甚至有關其書的影

〔註7〕朱彝尊：《曝書亭集》，〈原序〉，（台北：世界書局，民國78年4月），頁4。

〔註8〕請參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第七章「清及近代」。（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2月），頁864～1268。

響為何？均需要我們重新整理、研究，始能有較為清楚的概念。由於該書所涉的內容極博，故可供研究的主題頗多，值得我們投注心力，逐一整理而成。因此，也吸引筆者研究的興趣，乃欲以此書為研究的題材。

- (三)《經義考》具有高度的學術價值，但是其書編輯既久，則限於當時的學術環境，與今日或異，是以編纂的內容，或有謬誤之處，因此，在探討其學術價值的同時，也能釐正其中的錯誤，使其廣為學界所悉，將有助於學者掌握其中的內容。此外，歷來學者對於該書的整理，或有錯誤的認知，或有未及週全之處，均可透過全面性的整理，將相關的問題，呈現在讀者的眼前，始能改正錯誤的觀念，重新對於此書的價值，能有正確的認識。
- (四)《經義考》是專科書目的重要之作，歷來論及專科書目的同時，莫不祖述其書，以為編纂的準繩，是以此書在目錄學史的地位，已倍受學者的肯定。然而，專科書目的研究，向來較少學者涉足其間，多僅著重其實用性。為求彌補目錄學史的研究缺口，使專科書目的研究，也能一如史志目錄、綜合書目一般，也廣受學者的重視，於是選擇專科書目的權威作品，以為研究的入門之作，由於其書的價值頗高，且影響深遠，實應具有專書加以探述，也期盼藉由相關的整理與研究，能為日後的編纂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 (五)《經義考》一書，向為學者研治經學的重要工具。筆者擬透過本書的整理與研究，有助於日後能跨足於經學的探索，從事經學課題的研究。如此一來，不僅能夠拓展個人的學術視野，也能夠為經學文獻的整理，貢獻一番心力。由於此書的研究，發展潛力極大，是以決定以此書為研究的開端，藉以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

綜合上述所論，《經義考》具有高度的學術價值，無論在經學方面，或是目錄學方面，甚至有關朱彝尊的學術表現，均有可供研究主題，值得我們投注時間和精神，從事相關的研究。然而，限於全書卷帙博富，通讀不易，兼以目錄之學，體例難工，且較為枯燥，無法吸引學者的研究興趣。筆者有感於歷來的研究成果，頗有不足之處，且欲從事專科書目的開發與研究，乃以《經義考》為研究的題材，藉以從事經學文獻的整理工作。

二、研究的範圍

《經義考》初名《經義存亡考》〔註9〕，初時僅考及經籍的「存」、「亡」，其

〔註9〕初稿本的封箋題作「朱竹垞太史編《經義存亡考》，青來館主人自述」，殘存十冊，

後加入「闕」、「未見」等判斷，並改「亡」爲「佚」字，是以書名已不符合內容的要點，乃改名爲《經義考》。衡諸其書名，並參酌相關的內容，則全書可以區分爲「經籍」、「義理」、「考證」等三個研究要點，茲說明如下：

（一）經籍

《經義考》著錄八千四百餘部的經學典籍，橫跨四千三百餘位的學者著作，自周、秦以下，迄於清代初期的經籍典籍，均能涵攝其中，雖然仍有闕漏之處，但該書的出現，正是二千年來經學著作的總匯。面對如此豐富的經籍文獻，其編纂的動機、程序，乃至於題稱的標示、引文的方式等等，均有探討的價值，惜歷來的學者，多僅將此類問題，視同必然的過程，缺乏專文的研究，致使某些相關的問題，往往承襲誤說〔註10〕，卻未能加以釐正，實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討者也。

《經義考》是經學的書目，有關經籍的著錄，正是架構全書的重要內容，其中著錄的文獻，是否有重出的現象；分類是否合理？各類典籍的數量爲何？都需要我們重新加以檢視，始能明白其中的內涵。若能透過數量的增減，或是存佚的多寡，可以瞭解各期學術的演變情況。諸如此類的情形，可以透過量化的分析，可以有著較清楚的概念。例如：宋代以後，由於四書學的發達，使得《論語》、《孟子》的單行著作銳減，且元、明以後的學者，縱使撰有《論語》、《孟子》的相關論著，其受到重視的程度，則遠不如「四書類」的相關典籍，且經過保留的情況更少，是以判爲佚籍的情況，更遠甚於其他諸朝的《論》、《孟》之書，透過數量的增減，或是朝代的區隔，將使我們更瞭解學術的演變。

《經義考》著錄爲數眾多的經籍資料，透過這些典籍的著錄，可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學術課題，由於收錄頗多，是以學者在研究經學之際，必先檢閱相關的資料，以爲研究入門之資。筆者針對其經籍的著錄內容，擬以目錄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其中的相關問題，例如：編纂的體例，分類的觀念及其創發等等。由於全書所涉的範圍極廣，有助於我們瞭解各期經籍發展的脈絡，且透過經籍的整理工作，勢將對於歷來經學的概況，能有著初步的認識。整體而論，經籍的數量極多，要求完全掌握歷朝的經籍著錄，則恐有力殆之感。竹垞爲經學研究者，提供一套豐富的經籍資料，對於經學的初學者，能有著啓示的作用。因此，筆者乃先從經籍的著錄開始，來檢閱全書的經籍內容，並對其中具有的學術意義，提出一番研究的心得。

是爲《經義考》的初稿本。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今暫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註10〕請參見本文第五章「《經義考》的編纂」一文。